## 今天：交際花有階級情

三位昨晚同看「小百花」（不是「白」）越劇的「大觀園」後，今晚她們繼續看「相思曲」，和後晚去看「唐伯虎落第」，和一些「折子戲」——小出短戲，什麼「三弟書兄」，「二堂放子」——京戲一樣。我不能陪，朵娜興趣濃，她母親當年是袁雪芬的外孫拜者。

「我作東，請海城聽姚蘇蓉的今夜不回家……。」她們大笑，江浙青春太太小姐們大笑，就是一種美麗的「交响樂」。王太太是台南冷氣機廠的女東主，她打呢上海蘇白指着我笑道：「耐只得勿幾何晨光，就勿能今夜不回家哉！」

（你夜幾多日子，就不能今夜不回家了！）

夜十點四十敷戲，朵娜帶她們試香港的「地下鐵道」，叫司機開了「大〇〇奔馳」到太子俱樂部接我，我將牌交與小葉兒代打：「還有兩圈，完咗你叫俱樂部白牌送你來海城。」她問：「我去唔肯要？」

「我只答一個「得！」車上不覺浮起小葉兒方才的「可憐的微笑」，頓覺這個社會多少不公平。

她是高等撈女，高等之中的「一級」，而許多特級、特特級者，則財雄勢大，氣派有如巴黎倫敦的「貴族交際花」……。

「到了，我去泊車。」司機等於喚醒了我，我連說：「好極，不如你就在這裏叫酒菜，一個人食？」他瞌躬——「我知，多謝。」塞他五百元票——「今晚呢頭像我作東……。」他只好收了自去。她們全到了，却多了一位謠言廣播孫，令我倒胃。朵娜忙說：「我們在新光閣到孫社長，伊也有約在此地……，同拂花吳在一道……那邊。」小孫忙過來握手：「新鶴霞那晚在新光宴會，我不知你同伊很熟，阿拉那晚請伊吃飯，不然早約個一道……。」我忙笑道：「她坐輪車，雙腿殘廢，左手偏癱，還是不請的好！」他屁股旋有如孫悟空的馬騮西化，紅朵朵的。」

「耐過去吧，吳家裏在等儂……。」小孫只好唯唯向三位台灣闊太太作「熱極狀」：「再見，幸會！阿拉一個月至少兩次台北，再會！」隨又向朵娜恭敬地來了聲「謝謝儂」。我坐在朵娜右手，問大家歡怎麼樣，王太太搶着說：「你不去，可惜，好到眞講勿出來好！」我已叫老浦頓去寫菜，單子送來，我請三位夫人過目。又留了我右手：「小章兒在帮我打牌，叫伊來消夜，伊問到你。」桃小孩過來向朵娜寒喧，朵娜給介紹了三位青春闊夫人，請她坐。

## 一九五：泰日對抗

胡雲笑曰：「袁師傅很不起這麼難。」

袁野曰：「我已經好寂寞節約，今次拳賽，雖然打响炮，但無謂開銷接近十萬銀。」

有人提出異議，又計劃下一次二月大賽，賽期只得一日。

胡雲曰：「今次賽事，有兩場泰拳，認眞麻麻。」

太子明曰：「然也，泰仔自己人打，鍋住，以後不可再搞這咁嘢。」

袁野曰：「下一次準備一場本地賽作爲序幕戲，其他各場，泰日對抗，阿泰，有有辦法再搞一個本地拳王打泰仔？」

泰仔曰：「邊有人肯再打，有得揮者也。」

阿龍曰：「老袁，你自己搞泰拳，當然要泰拳威晒喇，但可以搵一些低水準泰仔新秀上場，無請搵到排第六七位十傑打國術仔。」

太子明曰：「阿龍講得啱，邊有得揮嘢，起碼搵個新仔同國術手打至啱。」

胡雲曰：「阿泰講得啱。」

## 一九五：醉後走進別墅

袁野提議，以後慶功宴要節約，今次拳賽，雖然打响炮，但無謂開銷接近十萬銀。

有人提出異議，又計劃下一次二月大賽，賽期只得一日。

胡雲曰：「今次賽事，有兩場泰拳，認眞麻麻。」

太子明曰：「然也，泰仔自己人打，鍋住，以後不可再搞這咁嘢。」

袁野曰：「下一次準備一場本地賽作爲序幕戲，其他各場，泰日對抗，阿泰，有有辦法再搞一個本地拳王打泰仔？」

泰仔曰：「邊有人肯再打，有得揮者也。」

阿龍曰：「老袁，你自己搞泰拳，當然要泰拳威晒喇，但可以搵一些低水準泰仔新秀上場，無請搵到排第六七位十傑打國術仔。」

太子明曰：「阿龍講得啱，邊有得揮嘢，起碼搵個新仔同國術手打至啱。」

胡雲曰：「阿泰講得啱。」

## 一九五：醉後走進別墅

牛醉牛醒的李安娜，被亨利述迷糊糊地推上他的「賓士」，疾馳而去，在的士裡，亨利已滿肚密圈地計劃好一切步驟，要佔有她。

很快，的士抵達一別墅。

別墅，從來是情人幽會的地方，同人也不想過問了。

人也不想過問了。

管房的見到亨利扶着牛醉牛醒的李安娜進來，心中在窃笑，稍作登記和付了歇後，亨利便拿着鎖匙，扶着她進房間了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她睜開牛醉的眼問他，「是你家嗎？」

「是，是我的家。」亨利隨口答，「你累了，該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後才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在這裡休息，不碍事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放心好了。」

她暴自環視四週，有點不安地問：「這房間是套房？旁邊還有洗手間，你的家眞大，這房間眞像旅館的房間……」

「別多心。」他慌忙插咀。

從情態看，當然不是母親的普通朋友這麼簡單了，但又不說是她第二任丈夫。他姓什麼也不知道，祇知他英文名約翰。

午膳後，陳珍妮又約晚飯，說放工後先飲下午茶，然後帶她回家看看母親所居，之後，出外吃晚飯。

下午，陳珍妮把孔秀雲帶返家，那是一幢六、七百呎的洋樓，有一廳兩房，陳珍妮帶着女兒參觀那一間主人房，說是她住的；另一間房，就是準備給孔秀雲回來居住。

「這間房，平日給誰住？」

「本來租給人的，幾天前舊住客遷出了，還未租給別人。雲，你歡喜搬回來，與媽同住？」

「那當然最好了。」

陳珍妮看看腕錶後道：「太晚了，還是改日才拜會林先生他們罷，請你向他們問候。」

她不欲上樓，有她的原因。

孔秀雲同家了，意外地發現林偉仁和馮冰還未睡。

「爸爸，媽媽，我回來了。」

「你回來就好了」林偉仁回頭對馮冰道：「可以睡了罷。」

馮冰微微笑。

孔秀雲道：「爸爸特准我超時返家的呀。」她天眞地道，心裡也十分了解養父母的心情。

第二天，午膳前，陳珍妮打電話來的一位男士，她教她叫叔叔。

午膳的時候，孔秀雲說母親同到孔秀雲辦公室，約食午膳。

陳珍妮看看腕錶道：「太晚了，還是改日才拜會林先生他們罷，請你向他們問候。」

她不欲上樓，有她的原因。

孔秀雲同家了，意外地發現林偉仁和馮冰還未睡。

「爸爸，媽媽，我回來了。」

「你回來就好了」林偉仁回頭對馮冰道：「可以睡了罷。」

馮冰微微笑。

孔秀雲道：「爸爸特准我超時返家的呀。」她天眞地道，心裡也十分了解養父母的心情。

第二天，午膳前，陳珍妮打電話來的一位男士，她教她叫叔叔。

午膳的時候，孔秀雲說母親同到孔秀雲辦公室，約食午膳。

## 生養兩茫茫（十一）

城市之光

## 蜂風語言

偏繆

### 慳番好多

長期服務金明平檢討。
老闆希望時間可以拉長。

### 有效措施

漁農處加强捕捉流浪狗。
開禁食狗肉相信最有效。

### 正當要求

差餉將擴至全港九新界。
今後更偏僻區也要有差人。

## 十一：嬌生慣養自扭紋

阿芝話界李太知，既然阿芝與老公吐恩愛，那就由得佢矣。少年夫妻，不用憂柴憂米，又有老媽子代爲湊女，免却後顧之憂，交得落，自然一於少理。

其實，講起來，李太之於外孫女，亦未免嬌縱過份，幾個月大之嬰兒，只要肚餓之時幾飽奶，賴尿賴尿換過片，自然就會有事者。一哭就抱，習慣成自然，但就會長期要人抱，會在大人懷抱中睡覺，而不肯在床睡覺矣。

杜太一個人湊兩個孫，亦可以應付裕如，李太一個人湊一個孫，却搞到滿天神佛，此無他，但太過緊張耳。若果佢以當年湊仔湊女之辦法湊外孫女，自然可以得心應手，不用今天咁辛苦也。

講起上來，李太隔離之隙太，亦係代人湊仔者，佢之孫仔叫阿文，由幾個月大，已經湊到讀中一，足足湊咗十三年，亦有聽佢講過一句辛苦說話，這是因爲佢亦是按照傳統湊仔方法，並無特別矜貴也。

這位陳太，入住屋邨之時，已經五十歲左右，就十分摩登，終日搽脂濑粉，扮得鬼火咁靚。陳姓乃大姓，單是阿芳所住之這座大廈，亦有好幾伙人家姓陳，爲分別起見，街坊就叫這位陳太爲摩登陳太爲。

矮婆李太之家公是國民黨下級軍官，而摩登陳太之丈夫亦是國民黨之下級軍官，照陳太之口氣，其夫顯然是個營長矣。不過，街坊們對陳太所講之說話，並不肯信十足者，佢說是營長，街坊只信三成，而不肯信十足者。

在麻省柏中，摩登陳太最喜歡話當年，說她老公當年，如何出動百多個軍隊，將她追求，說得有聲有色，因此而成爲街坊作爲茶餘酒後之笑柄。

## 屋邨主婦手記

阿芳

## 失落的浪漫

司徒明格 文

## 了前樽用未久們我

「因爲打過長途電話與你，又由于這一陣忙得太厲害，此刻才寫此信。

「我在紐約一切很順利，明天要飛華盛頓，但過兩夜即回紐約；就幾天後，要到舊金山了。

「在美國，當休息時就想起你。不知時裝店的事成功未？我以爲你該有工作，否則太無聊了，而你對搞時裝，一定勝任愉快。

「我在紐約吃了些由台灣外省人弄的湖南菜，他們開了些湘館。香港當『翡翠宮』的『湖南飯店』關門後，已無湖南菜了，所謂『食都』無此著名菜種是憾帳！

「告訴你：『茅台』在美國，聲勢遜昔，却由青島啤酒爲國爭光，在美國的進口啤酒中，它是一枝獨秀。我以後回香港，也不再購德國啤酒，必須提倡國貨。我們許久未共樽前了，回來後我們要痛飲。

「據說在三藩市有中國大閘蟹，那邊的華埠是世界第一！這點你早已知道，芬妮也去過美國呢！

「我是不大動筆頭的人，對你是例外，再會！……」

謝芬妮回到房中，很快寫了回信交與菲傭，她自己到時裝店了。

陸太遞稱當然，談了五分鐘，彼此道別。明天早晨，謝芬妮出洗手間，菲傭捧些信來，芬妮認爲若是再無到康的信，應稱混帳，接過那些信後，其中果有一封來自紐約的，她坐在沙發中拆開，上面如此寫着：

「芬妮：

「我倒胃。」

「復國！」之外，還成了世界上「經濟大國」，但之孫仔叫阿文，由幾個月大，已經湊到讀中

## 禮云子自蟑螂

## 宮中爲市

## 周亞夫用兵與徐氏用藥

## 十年不見伊人面

## 迷途

陳浩泉

## 十一：當作禮物

我的水彩畫自問還沒有他這樣的功力，豈敢實實然接受這遺贈呢！但他却說：

「不要緊，你試試吧！」

「不，我還沒跑完步，還是你自己完成它吧！」我說罷，繼續在山徑上往前跑。

接近晌午，大陽的熱力漸漸地增强，我必須盡快跑完這一段路程，免得等會兒大汗淋漓；而且，我也的確不打算在這年青人的面前逞門弄斧，更不想逗留得太久。……

接着來的這個星期天上午，我仍然到郊野公園去跑步，而且守諾言地帶上了一支新畫筆——昨天下午下班後在書店買的。

「諾，賠給你的新畫筆！」我把用小節袋封着的畫筆遞過去。

「嘿，你眞是！」他笑了，但還是把畫筆接過去。「不要說諾這麼難聽，就當是你給我的禮物吧！」

「禮物？誰說要送禮物給你啊！」我瞪他一眼，下意識地感到他像在佔我的便宜。

「別生氣，我也有一件小禮物送給你，這可公平啦！」他說着遞給我一卷畫紙。

我打開一看，正是上星期他畫的那幅洋紫荊。

「你喜歡，把它送給你最適合不過了。」

他說，「我的畫雖得有人欣賞呢！」

「你謙虛了。」我有得很好。」

「謝謝！看來，我眞的要努力把畫寫好啦！」他很開心地笑。

「我不是故意給你高帽嘆，你的畫已有專業水準，所以我還以爲你是幹這一行的。」

「什麼時看看你的畫呢？」他突來一句。

走了這趟鏢之後，帶你去玩！」

余顯南忙道：「梁師傅，你是大丈夫，大丈夫一言既出……」

青疤梁笑道：「駟馬難追！放心，我還會耍不成？」余顯南沿途見到新奇的東西，不斷問青疤梁，青疤梁一一向他解釋，故此走得甚慢，好不容易才到一家兵器店外，道：「到了，咱們先進去挑挑！」

兵器店內擺齊十八般兵器，式樣齊全，除此之外，木架上還放着各種暗器，飛刀、飛鏢、梅花針、金錢鏢、鐵蓮子、鐵蒺藜等等式式俱備。青疤梁挑了幾把匕首，再挑了兩歇飛刀，一歇飛鏢，道：「掌櫃的，每樣替我包四打，送到西威鏢局去！」

掌櫃早認得他，連聲應允。青疤梁又拉着余顯南到筆莊挑選文房四寶，因初學之關係，只挑便宜實用的，只是筆莊不賣書，掌櫃指點他們路徑，兩人又轉到東大街去。

（五〇）

## 二：因禍得福

青疤梁道：「總鏢頭着我上街挑幾柄飛刀匕首備用，我正想回後當取錢，順便替自己買雙靴子，你找我何事？」

「俺娘要教我讀書寫字，着我去買文房四寶，俺想請您帶我去買，只怕就躭誤你的正事！」

青疤梁道：「就誤不了，正巧刀器鋪斜對面便有一家筆莊，待我取了錢，咱們一齊去！」余顯南大喜。

兩人出了西威鏢局，青疤梁帶余顯南自一條小巷穿進，轉到東大巷，東大巷比東二巷熱鬧得多了，余顯南在西威鏢局住了近旬，尚未踏出大門一步，見到那些店舖裏，擺滿各式各樣的物品，眞個是琳瑯滿目，讚嘆不已。

青疤梁問道：「小余，你進過大城沒有？」余顯南搖搖頭，青疤梁又道：「要是你到東京，保証十日睡不着覺！」

## 天涯客俠

## 出日島海

辛海

## 三一五：重登海獵艇

「你住嘴。」金火從來沒如此氣情對歇爾。

「我有說錯嗎？」

「你再往下說，我就下車。」

「好，我不說，想不到，我們的金火最近變性啦！」

金火不說話，車子繼續前進，到達深灣遊艇會，然後在停車場停車。

十五分鐘後，車在沉默之間過黃竹坑，到達深灣遊艇會浮橋碼頭。

他們登上海狼號遊艇。

船長是新請的，水手也是。

遊艇在高橋接手時，經過噴油修飾。但幾年後，也顯得舊了。

歇爾說：「我想把它拖去我們船廠裝修一下。」

金火說：「成，我會把它裝修得很好！」

歇爾說：「當然啦！你和海狼號遊艇關係密切。」

遊艇緩緩地離開碼頭，金火無限感慨，記起自己當年得高非貧賤，初來做船長的情形；他也想到好幾年間，它幾度易主，最後又回到關家。

「你住嘴。」金火從來沒如此氣情對歇爾。

「我有說錯嗎？」

「你再往下說，我就下車。」

「好，我不說，想不到，我們的金火最近變性啦！」

金火不說話，車子繼續前進，到達深灣遊艇會，然後在停車場停車。

十五分鐘後，車在沉默之間過黃竹坑，到達深灣遊艇會浮橋碼頭。

他們登上海狼號遊艇。

船長是新請的，水手也是。

遊艇在高橋接手時，經過噴油修飾。但幾年後，也顯得舊了。

歇爾說：「我想把它拖去我們船廠裝修一下。」

金火說：「成，我會把它裝修得很好！」

歇爾說：「當然啦！你和海狼號遊艇關係密切。」

遊艇緩緩地離開碼頭，金火無限感慨，記起自己當年得高非貧賤，初來做船長的情形；他也想到好幾年間，它幾度易主，最後又回到關家。

## 記日紀經君主

蘭鳳橫 昼 寿子田 文

## 一九五：泰日對抗

胡雲笑曰：「袁師傅很不起這麼難。」

袁野曰：「我已經好就得班國術仔，聲明不畀泰仔打拳，打埋靜，班友一定爆缸。」

胡雲曰：「係啫，以後都係搵三流泰仔好一些。」

麥仔曰：「然，今次同杜德王國對陣兩個，都係高手，本地拳師邊有得揮，要公平至得。」

袁野曰：「根本冇可能公平，杜德號稱美式空手道排第六，係世界級拳手，王國羅過國術大賽冠軍，又參加過全球國術大賽，麥仔聽到個名點會畀個三流手上陣呢？」

麥仔曰：「咁不如唔好搞，淨係搞泰仔打咪仔，等佢地打餐死。」

胡雲贊同曰：「咁亦好。」

麥仔曰：「我哋可以設一個盟主盃，泰拳對抗踢拳道，邊個贏邊個捧盃。」

胡雲曰：「阿泰講得啱。」

## 陰陽之間

## 二：因禍得福

青疤梁道：「總鏢頭着我上街挑幾柄飛刀匕首備用，我正想回後當取錢，順便替自己買雙靴子，你找我何事？」

「俺娘要教我讀書寫字，着我去買文房四寶，俺想請您帶我去買，只怕躭誤你的正事！」

青疤梁道：「就誤不了，正巧刀器鋪斜對面便有一家筆莊，待我取了錢，咱們一齊去！」余顯南大喜。

兩人出了西威鏢局，青疤梁帶余顯南自一條小巷穿進，轉到東大巷，東大巷比東二巷熱鬧得多了，余顯南在西威鏢局住了近旬，尚未踏出大門一步，見到那些店舖裏，擺滿各式各樣的物品，眞個是琳瑯滿目，讚嘆不已。

青疤梁問道：「小余，你進過大城沒有？」余顯南搖搖頭，青疤梁又道：「要是你到東京，保証十日睡不着覺！」

## 天涯客俠

## 出日島海

辛海

## 三一五：重登海獵艇

「你住嘴。」金火從來沒如此氣情對歇爾。

「我有說錯嗎？」

「你再往下說，我就下車。」

「好，我不說，想不到，我們的金火最近變性啦！」

金火不說話，車子繼續前進，到達深灣遊艇會，然後在停車場停車。

十五分鐘後，車在沉默之間過黃竹坑，到達深灣遊艇會，然後在停車場停車。

他們登上海狼號遊艇。

船長是新請的，水手也是。

遊艇在高橋接手時，經過噴油修飾。但幾年後，也顯得舊了。

歇爾說：「我想把它拖去我們船廠裝修一下。」

金火說：「成，我會把它裝修得很好！」

歇爾說：「當然啦！你和海狼號遊艇關係密切。」

遊艇緩緩地離開碼頭，金火無限感慨，記起自己當年得高非貧賤，初來做船長的情形；他也想到好幾年間，它幾度易主，最後又回到關家。